

诗路花语

亚龙湾丛书

■ 感悟

某些更高、更宽广的兴趣出现在病人的视野中

——荣格

比分分秒秒更心弦,
留给我们的时间
如同被追赶海湾的鱼群。

蔚蓝的表面下,巨大的湍流
既捕捉宇宙之爱,
也捕捉我们在生命的动荡中

所能迂回的深度。
你并不打算挑剔
风景如何入药。
只剩下这么大小的世界之窗了,

只剩下留给我们的这一面了。
每一次,
彻底的治疗都伴随着某种领略。

海浪的表演原本可以更出色。
海风拂拂你,
并赢得了记忆的碎片。

虫珀

■ 苗红军

一场邂逅
成就了五千万年的经典
否则,多少世投胎
仍为昆虫
蜂、蝶、蜻蜓
依然翩翩

高山的青松
伟岸,是人生的一种姿势
或态度
风花雪月的眼泪晶莹剔透
粘住爱情

于是,世俗的眼里
一切的不可能,成了可能
一切的不现实,成了现实

如今,你俩的美丽
挂在青春岁月的胸前

做个客居的海口人

■ 乐冰

做一个客居的海口人
也是幸福的,就像我
常常夸耀自己前世修来的福气

爱上海口从冬季开始
逃离北方,丢弃一堆臃肿的棉衣
乘一列单程火车直抵海口码头

走在海口西海岸
请放慢你匆忙的脚步
让椰风海韵抚平疲惫的心

在这里,我已经学会了慢生活
望着蓝天白云发呆
在深蓝色的海边寻一片宁静

鱼鳞洲

■ 何顺昌

琼岛西角鱼鳞洲,
高耸云端几春秋。
奇峰怪石不厌,
沐浴霞光更风流。
千帆归来塔指引,
万里航程歌无忧。
海上仙境何处是?
登临情满在心头。

广西德天
跨国大瀑布

■ 王家连

德天瀑布泻千寻,
卷雪翻涛骇浪奔。
天遣大千交绝响,
泉声跨国作雷音。
注:广西德天跨国大瀑布,位于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中越边境处。

投稿邮箱
hnrbwxb@163.com



海口茶楼

■ 惠蕙

海口的茶楼嗡嗡嘤嘤像蜂窝一样,他们谈什么?当然和世界各地一样,天南地北,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生活什么都来。这样说有点大而统之,比如说民族特性,哪一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酷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呢!说了等于没说。其实不一样的。

用国语说明地方文化不易,比如用“老爸茶”代替海口人的吃茶,有两重误:一,老年人海口话叫“老霸”,“老霸”指的爷爷,“老霸”指的老头儿。眼下国语把它音译成“老爸”,写与听都像“年老的爸爸”;“爸”海口话发音“白”,语音与“霸”相距甚大;二,海口人说吃茶就是吃茶,并不特指某种喝茶内容及方式为“老霸茶”。“老霸茶”一词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。茶楼食物日趨丰富,资费不薄,大伙打定主意聊聊天谈个事,要杯茶点个包,算是租张桌子凳子,老头儿的经济能量,戏称“老爸茶”。这事说国话的朋友不知道,也不需知道,“老爸茶”“老爸茶”叫开了。海口人不管这些,“老霸茶”“老爸茶”一样,没人指望有潮州大餐可吃。

遥想很久很久之前的古代,海口人喝茶不会有点心的。现在海口话称一分钱为一百钱。可见一分钱在传统社会是大钞。最近看清光绪年间海口人是怎么来的,不是被命逼着,他们来海南干什么?古代中原人士进入岭南,要经过广东与广西交界处隘口,号称鬼门关。这算啥鬼门关?不过与故土隔绝的乡愁而已。无论从心理还是人身,琼州海峡才是鬼门关呢!诗人说,来海南“千之千不还”。想看,面对浩渺无边的大海,命运系在一只竹叶小舟,对故土更绝望了,心中犹豫是多么翻腾冲突,下船或是回头,这是生与死的问题。无论一个北方人在海南繁衍多少代,时间磨灭了乡村的名字,却消灭不了村子所在的省份。我家先人,北宋末年从河南开封来的,我家先人明末从福建漳浦园来的……孤独的人面对大海,他们不聚众聊聊,人要

疯了。海南人有的政治情结。马蹄得得,驿马从京城日夜兼程狂奔而来,抵达琼州最快也得一百二十天。胡人犯边,皇帝早把敌寇驱回大漠,海口人还在焦急。他们在茶楼里的退敌良策,像野草一样疯长;像今朝一样,他们分成两派,相互指责对方为卖国贼的事可能会有的……

知道了吧,逐鹿中原,相距太远,海南人帮不上忙,替皇上操心,为北方人愁,是海口人解不开的心结。在茶楼里,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这类事情。现在资讯发达,地球变村,谈资更多,莱温斯基、萨达姆、卡扎菲、巴沙尔等等都是茶楼关心的人物及相应的议题,叙利亚难民问题讨论,少不了海口人的意见。有人说海口人容貌不展,神情不阔,错!海口人的胸怀比海大。这说法虽然难于服众,海口人不嫌穷,不妒富,看得见的,谁不承认这事,谁的心理有事了。

茶楼是饮食店,说海口茶楼是意见沙龙也可以的。传统社会鄙视女人,女人绝少进入茶楼。男人在里头高谈阔论,更多的人默默倾听。说的人听的都得到文明滋养,带上一种文化身份,走在街上脸色傲慢,回到家里气使颐指。老婆嘴上嘟囔,心里是乐意的。海口女人希望自己男人衣长裤白,知书达礼,胸

怀全世界。你看,他从茶楼回家,这男人是我老公!

多年前接待内地朋友,出租车上,我告诉朋友,我在家什么都做,洗碗倒垃圾……开车的女司机大怒,回头冲我鄙夷地喊,你不是男人!我愣了半天回不过神。都说海口男人被海口女人惯坏了,宠坏了。其实不然。海南男人在传统社会里是战士,地处险恶,他们修身习武,随时准备投入战斗,每夜夜里提刀换棒巡视家园是应有之务。好叫他们做家中琐事!时间不说,武士的尊严是要保护的,这见识全中国女人都有。

当然,这是从前的事。喝茶归喝茶,该做的还做,现在海口男人做大事,开集团公司叱咤风云的大有人在。惯性在那,市井里冲前头的女人还多。看看海南粉的女人手脚多麻利,艺术得像敲扬琴似的;她们的丈夫在家里给她们准备配料,搬煤球切咸菜等等,汗流浃背一点脾气没有。还有一些热闹档口,妻子秤鸡砍鸡,丈夫挎袋子一旁收款。丈夫听不清数款,问一声多少?老婆没好气说,聋了么,三十五!旁人最好不要提意见让妻子换过来做,不行。老婆的形可亲,嘴水也甜,能招客,男人行么?不行的!

别说那么多,生意是真,快快把摊收了,到茶楼坐坐。

Wh | 异域见闻

纽约地铁的诗歌

■ 阿丁

在美国纽约的地铁里,有很多可以作为商业广告的橱窗,不是为获取利益而发布商业广告,而是放弃利益,让诗人发表诗歌作品。尽管这种行为的历史不过是二十来年的时光,但是却有一种标志和旗帜的力量!那种力量中,人生探索和生活支撑的马达强劲发动着。我们不难想象,在日常的川流不息中,在劳作之后的困惑中,在生命的生长和感受过程中,从诗歌里一次崭新角度的思考,一个意念引起的发酵,一句带着哲学色彩的光芒,都可以在人们的忙碌中挤入眼帘,咀嚼之后,生发一次,或者是一生的改变。诗歌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力量的,改变一个具象的人,从而改变着一个从抽象演变成具体的社会。

纽约地铁里发表的诗歌,既有年轻诗人朝气蓬勃的作品,又有年过耄耋的诗人那岁月凝成的思索。诗人们在社会激烈的变革中,也愿意把自己孵化出的作品,不再仅仅是放在纸媒,而是撒在有着更加广阔天地的媒介,这其中也包括地铁。这些作品一旦被读者吸收,便是从平面化作了立体,甚至是长上了翅膀,做到了真正的飞翔。这么说,诗歌真的会不死,它也离不开生活。在一个被挤压的角落,在稍稍不注意便被忽略的匆忙里,诗歌还是在以自身的坚强和独特的视角,影响和改变着生活。

感谢纽约的地铁,他们居然可以放弃利益,他们居然懂得诗歌比利益有着更大的效能。据说北京的地铁也要效仿,在地铁里发表诗歌作品。但是这几天看到电视,京城的地铁人满为患,上班族已经把地铁挤成了毫无空隙的沙丁鱼罐头。在地铁站里,当“挤”还是第一念头的时候,诗歌在哪里?

我不是通过对比而妄自菲薄,而是想说,在“挤”的过程中,有平顺喘气的可能时,视线能够寻找到缝隙时,诗歌或许就可能露出峥嵘。

Wh | 岁月如歌

冬至,带着笠去打柴

■ 郑立坚

当晚秋渐渐随气候越走越远时,初冬又向我们姗姗走来。这些日子,秋愁与惊喜都如此尖锐,而事实上我感叹秋天的多情,又渴望着初冬温暖的太阳。记得去年冬至节,我回老家探望母亲,便到儿时经常玩耍的那片绿油油的坡地溜达,看见一群孩子在暖暖的阳光下打杂,倏忽地兴奋起来,孩子们的笑貌一直在我思绪中翱翔,既真实又具体,既天真又可爱。我又一次被孩子们的纯真与快乐感动了。

那天,朝阳投下微弱的光线在旷野上蔓延,北风吹得海棠树叶沙沙作响,然而,大地依然暖暖的。母亲割了二捆野菠萝叶,在树底下忙着撕去边缘上的细棘,又将野菠萝叶洗干净,放在太阳下晒软,然后编织出一个个像小枕头一样的囊,囊底有四个角,顶端有两个角,顶角留有一个小口,将浸泡沥干的大米装进囊里。

第二天清晨,母亲将装米的囊放入盛满水的锅里煮熟,成为袋糯,俗称“笠”。

这天正值冬至节,我刚醒来,母亲将2个笠和2个熟咸鸭蛋送给我,说:“三儿,你带上笠到山坡上和孩子们玩吧!”我接过笠和蛋,闻到一种浓郁的独特的野菠萝叶和米饭的香味,便将这两个笠打结挂在肩上走出村子,山坡上一群孩子已在那作好打杂的准备。一个孩子拿着长50公分(直径3公分)的杂棒在挖坑,两个孩子在距坑30米的地方划界线。经过抽签,将8个孩子分成两个组(每组4人)进行打杂比赛。一组先进攻,二组防守。游戏规则是每轮每人击3棒,如得分打完3棒,如果没得分即换人。一组让我先进攻。第一棒,我把20公分长手指大的杂子横放杂坑上,用杂棒猛扫,杂子飞过界线,防守方的孩子拾起杂子往坑里扔,被我用杂棒反击,使杂子飞到4米处,我用杂棒在地上量了8棒,获得了8分;第二棒,我将杂子抛在空中,用杂棒猛击杂子,杂子飞过界线,对方拾起杂子往坑里扔,落在距坑1.5米的地方,我一量又得了3分;第三棒,我将杂子放在坑里(坑斜坡约30度),用杂棒猛击杂子,杂子弹高约1.4米,我迅速地用杂棒猛击杂子,杂子飞过界线被对方接住杂子,我被淘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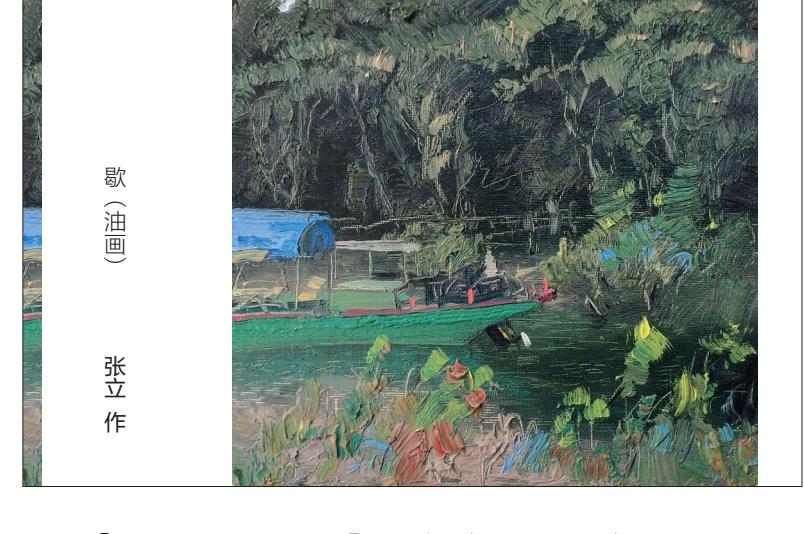
这天第二个进攻手,我接过笠和蛋,闻到一种浓郁的独特的野菠萝叶和米饭的香味,便将这两个笠打结挂在肩上走出村子,山坡上一群孩子已在那作好打杂的准备。一个孩子拿着长50公分(直径3公分)的杂棒在挖坑,两个孩子在距坑30米的地方划界线。经过抽签,将8个孩子分成两个组(每组4人)进行打杂比赛。一组先进攻,二组防守。游戏规则是每轮每人击3棒,如得分打完3棒,如果没得分即换人。一组让我先进攻。第一棒,我把20公分长手指大的杂子横放杂坑上,用杂棒猛扫,杂子飞过界线,防守方的孩子拾起杂子往坑里扔,被我用杂棒反击,使杂子飞到4米处,我用杂棒在地上量了8棒,获得了8分;第二棒,我将杂子抛在空中,用杂棒猛击杂子,杂子飞过界线,对方拾起杂子往坑里扔,落在距坑1.5米的地方,我一量又得了3分;第三棒,我将杂子放在坑里(坑斜坡约30度),用杂棒猛击杂子,杂子弹高约1.4米,我迅速地用杂棒猛击杂子,杂子飞过界线被对方接住杂子,我被淘汰了。

终于到了目的地,却发现,船埠所在已修起一座电站。大坝下面,是几近裸露的河床,不见当年的码头,岸上的商铺也已倾圮殆尽。信步走进去,那里杂草丛生,树林遮蔽,仅剩的半间瓦屋摇摇欲坠。我环顾四周,想在荒草丛中找出那个石子堆。有位老人告诉我,当年挑船埠的人,每到这里,总是虔诚地往石子堆上投放一颗白色小石子,是祈求,也是感恩。神灵保佑,他们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重负。

我没能找到那个石子堆,攥在手心里那颗带着体温的白色小石子,一时不知该如何将它安放。没有了码头、没有了街市、没有了客商忙碌的身影,眼前一派荒芜。微风阵阵,我还是想倾听,能否传来船工的号子,街市的喧闹,还有挑夫们苦中作乐的嬉笑声。

一切都过去了。我什么都听不到。不过,在这里,似乎有某种东西,它让我想起生活的本质。劳动和快乐是那样的血肉相连,可我们已经把它肢解得七零八落。还有种什么东西,它提醒我们其实十分渺小,时间只需抖抖翅膀,我们的种种狂妄和自以为是全都灰飞烟灭。

今天,想起儿时玩的趣味游戏,既怀恋又伤感,那童真童趣离我们越来越远,五花八门的电动玩具、乐器、网络游戏已经占领了孩子们的生活爱好空间,而那些传统游戏能否还会被孩子们拾起?



Wh | 流年剪影

我的祖父祖母

■ 了了

已又莫名兴奋。爷爷身上的确有很江湖气的东西;他不太喜欢在地里干活,经常到华岳庙街上去,在茶馆里与人闲谈。这一点让我高兴,在他身边的那几年,上街是我最兴奋的事情。因为每次到街上他都会给我买粉条包子吃。那时候,我记得粉条包子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,当然还有羊杂碎汤。如果恰好收到了父亲给他的汇款,爷爷还会邀约上几个人,到饭馆喝酒,他们总是买上一些卤肉什么的,用纸摊在地面上,然后蹲着划着拳边喝边聊,而我则在一旁,兴高采烈的狼吞虎咽。有时候,爷爷也会让我喝上一小口酒,看着我被辣住了的样子,便与众人乐得哈哈大笑。我最初识字是爷爷教会的。虽然不再像上几辈那样,与教书有缘,但爷爷仍是村里字写得最好的人。每年春节村里人都会找他写春联。

爷爷的父亲,上溯几辈,都是以教私塾为业的乡村知识分子,家里也有几分田产。但到我爷爷一辈,私塾已不教,原因是爷爷的父母死得早。而失去父母后,爷爷跟着哥哥过日子。他们两兄弟关系很好。只是在与当地最有势力的邻居为争土地打官司输了后,爷爷的哥哥一气之下加入军队,发誓要在军队里混出名堂再回来找那人算账。不几年,虽然混得不错,还当上营长,却因为对士兵太严厉,且为了早点领够钱回家,苛扣军饷,激起了士兵们的不满,士兵们把他打死了。他的遗体还是爷爷在朋友的陪伴下,用架子车从千里之外的地方拉回来的。爷爷在哥哥死时,才十八岁,这让他变得很颓废,对经营家里事失去了热情,还与嫂子不和分了家,并抽上了鸦片,把属于自己名下的地卖掉不少。有一段时间,他甚至连家里不回了,自己独自呆在地里看守庄稼的棚屋里,除了睡觉什么也不干。

少年时代,父亲因我在外面惹事,打架或其他的什么,骂我时,经常说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,是他们养成我任性、蛮横、胆大妄为的性格,是这样的吗?从三岁开始,在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了几年,他们的确宠爱我,我要什么他们总是想法尽量满足,甚至到了有好吃的不给我妹妹的地步。有一次奶奶对我说得很清楚,她说我是她唯一的孙女。我到今天仍没有搞懂她有那么多孙女,为什么我是她唯一的孙女。或许因为我是长子长孙,或许她那时就知道我的人生之路注定不平坦?

爷爷的父亲,上溯几辈,都是以教私塾为业的乡村知识分子,家里也有几分田产。但到我爷爷一辈,私塾已不教,原因是爷爷的父母死得早。而失去父母后,爷爷跟着哥哥过日子。他们两兄弟关系很好。只是在与当地最有势力的邻居为争土地打官司输了后,爷爷的哥哥一气之下加入军队,发誓要在军队里混出名堂再回来找那人算账。不几年,虽然混得不错,还当上营长,却因为对士兵太严厉,且为了早点领够钱回家,苛扣军饷,激起了士兵们的不满,士兵们把他打死了。他的遗体还是爷爷在朋友的陪伴下,用架子车从千里之外的地方拉回来的。爷爷在哥哥死时,才十八岁,这让他变得很颓废,对经营家里事失去了热情,还与嫂子不和分了家,并抽上了鸦片,把属于自己名下的地卖掉不少。有一段时间,他甚至连家里不回了,自己独自呆在地里看守庄稼的棚屋里,除了睡觉什么也不干。

小的时候,我在爷爷装书的老木箱子里发现过很多线装古书,同时发现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的交代材料。在材料中爷爷交代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干过拦路抢劫的事;一次抢了棉花商人,另一次抢了过路的军官。爷爷在材料中说,他是因为生活艰难没办法才干这种事,抢人使他不得不逃亡在外,一两年不敢回到家里。那些线装书后来我找过,那口箱子还在,书却失去了踪影。

爷爷抢过人,这让我当时既惊诧不

Wh | 名家翰墨

海口茶楼

■ 陈位洲

我突然便有了个冲动——走一趟船埠路。这冲动缘起于父亲早年的一句活——这孩子也就是个挑船埠的料——当着娘舅的面,他这样说我。我和父亲,若以年齡论,祖孙辈绰绰有余,他老人家七十多岁离去时,我不过二十出头。除去为求学而离家的几年,我在他羽翼下的日子,大多尚在不懂事的年齡。尽管如此,他在我生命中注入的一些东西,还是让我无法忘怀。怀念他的时候,有时我会想起这句话。

万泉河上游就从我家乡东南边缘的崇山峻岭中淙淙流过,有人在船行能够到达的地方建起了码头,码头的所在就是船埠。像一个体外循环的节点,船埠连接着家乡与外界的货物往来,与乡亲们的生活密不可分。只是,两地尚隔着三十里的山路,之间的货物往来,只能人抬肩挑,再没别的办法。那时,船埠路上,负重之人,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,小跑着赶路,这便是“挑船埠”。

父亲在村里,颇有些神秘色彩,谁家丢了头牛、丢了只猪,或者孩子走失,他给指个方向,说了方位,在那里,果真就找到了。不过,这一次,他看走了眼。现代公路运输的兴起,那条山路渐渐的远离,就像他的离世,不可逆转。我终归没能像父亲所预料,甚至连船埠路在何方,也不知道。

不过,我还是很想走一趟这段山路。

我现在就走在去往船埠的路上。从乌坡小镇到牙石铺村,乡间水泥路还算平坦,两旁是大片的橡胶林,还有一个个槟榔园,树木的簇拥搭成一块又一块的天棚。南风吹拂,阳光灿烂。我知道父亲当年走的是这条土路。我仿佛看到他身挑重担,大步流星,扁担一头挂着一个饭囊。我仿佛还看到,一百多年前,途经此地的美国传教士香便文,陶醉于大片的山茶花芬芳热烈,对大自然的美景赞叹不已。我不为生计,也没有带着神秘的使命,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山路,一时竟说不清楚。也许我是在寻找什么。也许我不过是想拉伸生命的纬度,年轻时总是憧憬未来,而上了年纪更喜欢向后追寻。